

## 評論

張維安等，2015，《東瀛客蹤：日本客家研究初探》。苗栗：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

范智盈\* 大阪大學人間科學研究科研究生

海外客家的研究議題，早期大多聚焦於東南亞地區的客家族群，近年來研究視野更放大至全球客家族群。《東瀛客蹤：日本客家研究初探》此書是張維安主持日本客家研究調查計畫之研究成果，過去張維安對於東南亞客家也曾進行過族群認同、信仰文化、社群組織等相關考察，此計畫中的研究成員張翰璧、林開忠、利亮時更是長期致力於東南亞客家等華人社會的族群研究。藉由過往海外客家族群的研究經驗，對移居日本的客家族群作分析調查，也藉此為隱秘在日本社會的客家族群的勾勒出輪廓。

在本書的導論中開始便明確提出關於「日本客家研究」的兩個概念，一是「日本學者的客家研究」以及「日本客家族群的研究」的分別。日本的客家研究最早始於19世紀末期，尤其是在1895年殖民台灣之後，在統治的需求上，對於客家的論述開始增加。當時日人強調客家的好戰及反抗性，但在處理種族的區別時，他們將台灣的客家歸作於粵屬（粵人），未使用客家的分類，二戰前日本是以原鄉祖籍的概念來區分客家人的。

但在1910年日本國內開始出現關於「中國客家」的記述，接著陸續有關於客家女性、客家民謠、客家語言以及客家文化等報告出版。90

\* E-mail: akindo\_tlv@yahoo.com.tw  
投稿日期：2017年9月10日  
接受刊登日期：2017年10月17日  
Date of Submission: September 10, 2017  
Accepted Date: October 17, 2017

年代高木桂藏、根津清的書籍強調客家語言及文化的特殊性，以「東洋的猶太人」奠基了一般日本對於客家的認識。直到 2000 年以後，關於客家的研究轉為實證研究，分析了「客家」名稱的出現，客家文化多樣性，客家意識的形成等。但總括這些客家研究大多以中國華南地區、東南亞、香港、台灣作為研究對象，並非關注日本在地的客家族群。

關於日本學者對於日本國內客家族群的研究，以緒方修（1998）利用風水、媽祖信仰及二次葬俗的等比較，指出沖繩文化及客家文化的相關性；2002 年緒方更認為沖繩久米村閩人三十六姓中應有包含客家人，但這個說法在未有確證的線索及調查始終只能作為一推測或傳說。而至今的研究報告基本上仍是客家名人介紹以及客家社團的觀察為主，對於日本客家的始終停留在見林不見樹的狀態。因此本書通過文獻的探索以及田野訪談的紀實，逐一的梳理出關於日本客家族群的紀錄，雖然無法完整呈現的日本客家族群的整體樣貌，但對於了解日本客家族群是一重要的索引。

首先本書將日本所出版的客家文獻進行整理與詮釋，利用日本最大的學術論文資料庫 CiNii 進行客家相關研究的收集，相較河合洋尚（2012、2013）的類似的專書與論文，此文章非涉及客家研究內部的變遷考察，而是更廣泛的分析日本客家出版的市場趨勢及出版品的數量變化並對題材作分類比較。文章羅列了日本截至 2014 年 2 月以「客家」為關鍵字的書目彙編，可發現日本的客家研究中以民族類的研究開啟最早，研究成果也最為豐碩。在出版量來看，80 年代中期開始顯著增加，特別是 2000 年代中期達到高峰。其中以日本客家族群為對象的相關著作，是以傳記類及講演類的文章為多。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指出日本客家

華僑的受訪，大多是清楚意識自己是作為「客家成功人士」進行發言，強調了客家背景、客家身分的影響，也塑造了日本對於客家人意象的認識與想像。

接著本書在文獻的考察上也試著在日本華人華僑的研究成果中，爬梳、篩選有關日本客家研究的論點及資料，藉以描繪日本客家的歷史。第三章首先說明日本學術界對於客家族群的理解，以中川學（1980）提出的論點從「歷史性的現實」與「歷史性的事實」分辨客家族群的自我認同。關於客家的傳言或說法在未經科學驗證為「歷史性的事實」前，卻為信者視為真實，此即「歷史性的現實」。文中舉出無論是日本客家始祖 - 徐福的傳言，或客家為純正漢族後裔以及其中原南遷的歷史，皆是構成客家族群自我認定、自我統合的原動力。

而後文章也提及在日本的華人華僑研究，客家經常未有明確的標示，無法清楚梳理，是藉著華人華僑的特徵來找到若干客家歷史的痕跡。另一方面，在 1895 年後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人，客家又以不同的脈絡進入日本，也因而形成不同的華人社會。關於戰後在日台灣人的職業特徵，經過實地的田野調查及文獻比對分析，發現其中客家族群也佔有相當程度的比例，如醫師、律師、技術人員等。

第四章針對日本客家的族群認同作論述，作者實際透過田野調查所取得的資料與紀錄，說明現在日本的客家移民多半是來自於台灣，且藉由崇正會的創設連結、加深彼此的相互關係。但隨著崇正會會員的高齡化及無年輕一代的加入，社團活動逐年遞減。在語言傳承上，隨著世代交替日本客家族群在語言上逐漸被主流日語所同化，但在日本存著不少儘管不諳客語仍保持著客家認同的例子。在文化象徵方面，則是重要場

合聚會會出現的客家山歌表演以及作為日本客家的徐福信仰較為特殊。

後半部的內容主要對於日本客家移民的人口、職業特性、社群組織與公共參與進行探討。關於日本的客家人口，儘管日本政府對於不同時期的移民有統計資料，但除了省籍區分外，對於語言或幫群等資料幾乎完全闕如。因此日本客家人口的計算，在此章節中是以「日本華僑人數」與「在日台灣人」的統計，再配合田野調查進行推估。實際上除了日本官方資料無法找到任何關於客家人口數字，且過去文獻資料的所出現的客家人口數字以及實際田野調查的訪談也都各有說法，因此僅能將在日華僑的人口統計數字作為日本客家移民人口最大範圍的依據，再根據日本客家社團成員的估算後，日本客家人應不會超過兩萬人。

其次關於日本客家的職業特性的分析，文章透過華人經濟活動的脈絡推測客家人的職業特性，接著再以田野調查來說明日本客家人的經濟活動狀況，主要針對日本本島與沖繩進行考察。戰前日本在勞動人力的需求上，大部分移居東京與大阪的客家族群多從事搬運、挖礦的職業，而來自台灣的客家人，多為醫生、教師的專業人士；而大阪則是透過客家人網絡移民，已經商與房地產為多。一方面沖繩的客家人多數是在70、80年代移居，且又以觀光及餐飲行業為主，文中也提到石垣島的鳳梨種植產業與台灣苗栗客家有密切關係。

在日本客家組織及社會參與的議題中，主要藉由現存的日本崇正會組織，說明日本客家移民組織化的歷史（崇正會的歷史），並透過客家社團崇正會的特質與演變來了解客家人如何適應日本當地社會。文中首先指出1911年橫濱的惠安公所人和會是日本最早的客家組織，接著二戰後因應當時社會客家人互助需求，成立客家公會，但隨著組織主要人

物相繼前往中國後，50年代呈現真空時期，直到丘念台來日鼓吹客家人團結組織化，1963年的東京崇正公會因而誕生。之後尚有多個崇正會創立，但隨著創會人高齡退位，組織也跟著走入歷史。日本的客家組織並非像東南亞的客家移民強調會員的生老病死照料，而是較適合專業及工商業人士的俱樂部型態，在社會參與與活動則是以日本境內崇正會所在地域的活動及與台灣官方或民間關係的活動為主。

最後的章節對日本客家特質作總結，提出日本客家人主要是以台灣客家人所組成，且日本客家是無聚落的客家社群，是藉由「崇正會」這樣的組織來聯繫彼此。而崇正會基本上較像是懇親聯誼的同鄉會組織，並沒有東南亞客家會館所展現的功能。但日本崇正會藉由「去政治」的方式關心政治的發展，始終保持中立，兩岸皆表示歡迎友好，是日本客家最大的影響力。日本崇正會與東南亞客家社群有相同成員高齡化、缺乏年輕人接棒的困境，同時也面臨客家語言流失與客家認同減弱的問題。儘管客家話在式微的同時，各地仍有清晰的客家意識的興起，但必須思考若缺乏客家語言，客家族群能根據甚麼稱自己為客家。作者期許全球各地都能開創更重視客家語言的環境。

根據以上各章節的討論，本書對於日本客家研究的重點與成果可作以下歸納：

### （一）日本客家研究的不同取向

日本的客家研究已有百年的歷史，但其研究對象多以中華華南地區的客家人或東南亞地區成功的客家華僑來論述。反之關於日本國內客家族群的著墨較少，大多只停留在歷史名人的介紹以及日本客家社團的觀

察。在進行日本客家研究時，首先必須區分的是這兩個研究方向，日本學者對於客家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但就日本社會中對於「客家」大多數還是陌生的，更不用說是關注在日本生活的客家族群，因此藉由本書的研究成果，得以建置較基礎的資訊來理解日本的客家族群，也提示了未來日本客家族群研究的可能與其價值。

## （二）日本客家文獻的考察線索

日本學術對於「客家」未有明確的定義或統一的概念，「客家」一詞往往是在華僑華人研究中作為方言集團或省籍幫群的歸類區分。此外，作為台灣第三大族群的客家，在回顧日本統治時期多數台灣人移居日本的背景，在日台灣人相關的研究也包含著台灣客家成分的可能。因此，在本書文獻的探索上，是從「華人華僑研究」與「在日台灣人」的研究來作回顧與解釋。一方面給予日本客家族群研究一個定位，也為華僑華人研究及在日台灣人研究增加新的研究視野與方向。

## （三）在地化且隱形的日本客家

日本客家族群不像東南亞客家有特定的建築、會館、村落，他們散佈在日本各地，只有在客家社團的聚會中才有可能發現蹤跡。在本書中提到日本客家族群大多具備多語言能力，除非遇到同鄉，才會表明自己的身分，加上日本社會仍存在著排外的氛圍，有些客家人不願使用客家話來表明自己的族群身分，或是日本客家年輕人客語能力早已流失。因此在這樣的情境下，只能藉由現存的客家社團逐一去採集日本客家族群的線索，這也是在本書研究取徑中，田野調查作為主要手段的原因，藉

由持續的田調紀實，也得以依次拼湊、了解日本的客家族群。

#### (四) 與台灣關係密切的日本客家

日本客家社團「崇正會」，可說是日本客家最具代表性的象徵，延續去日本客家社團的調查成果，本書更進一步解析客家成員在日本的歷史及其動態。在本書崇正會是作為研究資訊的提供者同時也是研究調查的對象，從日本崇正會 99% 客家成員是從台灣移民過去的特質中，可發現日本的客家人與台灣客家社群有特別清晰的社會網路關係之外，也說明藉由崇正會的成立也集結了在日本的台灣客家人。

其次則是沖繩的客家族群，在文獻中緒方修（1998）曾提出久米村的「閩人三十六姓」與客家文化關聯的論述。但經由本書實際的田野訪查，在那霸訪問到的客家人，大多是二戰結束後從台灣前往沖繩發展的客家移民，且是經由同鄉網路移居發展，為此論點留下沖繩客家社群差異性的調查依據。此外文中提到近年來久米村的後代有積極承認客家的趨勢，這個說法為沖繩客家作了不同於日本本島客家的標示，給予未來日本客家的研究提供比較分析的價值。

#### (五) 介於台灣與中國的日本客家

隨著二戰結束，台灣人脫離殖民統治取得華僑資格，特別是在二二八事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成立後，更有不少人受到建設祖國的理想驅使相繼前往中國，其中也包含著早期日本客家組織的相關人物。而後日本崇正會的成立，又與當時擔任中華民國資政的丘念台來日鼓吹有密切的關係，這樣的背景為崇正會與台灣客家的相關性作了提示

外，從過去的脈絡來看，日本客家相較於其他立場分明的日本華僑團體，在兩岸之間也扮演著中立、中性角色。對於日本客家遊走於兩岸之間的政治認同是兩岸政府得以籠絡的對象，在國際關係上也指引了海外客家僑團的特點可作進一步探討。

此外，對於本書的研究取徑以及調查結果書寫，可再提出一些問題與建議：

### （一）日本客家的歷史

本書中主要透過文獻收集及分析來進行日本客家歷史的考察，但無論是沖繩的久米士族、日本華僑團體，以及徐福、黃遵憲、孫中山到書中所記錄、訪談的客家移民，僅是依據其原鄉祖籍、出身地的客家背景說明「來日本的客家人」，或是「在日本的客家人」，是否能作為日本客家的歷史仍有商討的空間。特別是在考慮中國華南地區近代所形成的客家社會以及 80 年代後台灣本土意識所延伸出的客家族群認同，日本客家族群形塑與建構也應這些周圍國家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變化有所相關，就日本客家歷史的整體面而言，僅作客家移民的個人史調查陳述有些薄弱，在研究分析上若有清楚的範圍設限，其說明較能理解通達。

### （二）日本客家的認定

書中已提到客家人認定的標準定義並無一致，參考客委會歷年「客家人口基礎調查資料」之客家人身分認定方式，即兼顧血緣、文化、語言及自我認同的建構論思維，來進行日本客家人口的推估，其結果可說明客家社團的成員都符合客家人的標準，但就整體日本客家人口的計算



時，除了作為客家本質上的內涵（如上述的血緣、文化、語言等），使用過去文獻中的華僑華人或在日台灣人的人口資料進行客家人口推估時，該如何確定當時的「客家認同意識」，亦即文中「客家認同意識」作為客家人認定的重要關鍵，利用過去的人口資料說明日本客家人口時出現很大疑慮。再者，「客家」之於日本的認識，無論是「原鄉祖籍」或「語言幫族」的概念，客家的身分是有可能消失或建構在任何人身上，那麼對於計算客家人口時也有無限的變數與答案存在。因此對於海外客家人的分析，應在更細緻去討論外在社會、歷史、文化、經濟政策等外在影響下，對於客家人自我認定與建構的問題。

### （三）日本客家的組成

除了在本書中的結論，過去的研究報告中也曾指出台灣客家人為日本客家主要組成之特點，其主張多以日本殖民時期台灣人的內地渡航背景，在二戰後在日台灣人口一躍成為旅日華僑的首位，以及以台灣客家人為主要成員的日本崇正會作為根據。隨著 80 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來自中國的移民開始劇增，需考慮其中也可能存在的客家移民，僅其身分的認定在於是否具備客家認同以及是否表態；此外，從日本崇正會的歷史背景演變，與台灣之間關係一直都較緊密，調查分析中若少了其他社團組織的比較對象，僅以台灣客家組織來說明日本客家整體是由台灣客家人所組成是有欠如的，如同書中也提到針對定居於日本的大陸客家人，是有必要再做更系統性的調查。因此，對於日本的客家族群，應是以台灣出身的客家族群所持有的客家意識較中國來的客家移民更為顯現做說明較為妥當。

但整體而言，本書對於研究對象「客家」的處理上，需有更細密背景說明以及研究認定解釋，能將調查成果更合理充實展現。不可否認，過去關於日本族群客家的研究過於片段、零散，但藉由本書過去日本客家文獻資料的彙整，以及詳實的田野訪問紀錄了日本客家移民的過去，更有系統地展示了在日本的客家族群的動態，也提供了更多寶貴的資訊，讓不同的學術分野來進一步的探索、深耕海外客家族群的課題。